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71

# 凌濛初

冯保善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学术顾问

季羨林

钟敬文

启功

程千帆

丛书策划

侯忠义

杨爱群

特邀编审  
(按姓氏笔画)

宋加哲

张俊

张国星

林辰

侯忠义

欧阳健

高翔

董文成

傅憎享

薛勤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71

# 凌濛初

冯保善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凌濛初/冯保善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 1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ISBN 7-5313-2026-6

I. 凌… II. 冯… III. ①凌濛初 (1580~1644) — 文学评论 ②话本小说 — 文学评论 — 中国 — 明代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5705 号

凌 濛 初

冯保善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建平兴海打印中心制版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57 千字 印张: 3 1/2 插页: 2

印数: 1—8,000 册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责任编辑: 杨爱群

王维良

王 颖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杜凤宝

版式设计: 马寄萍

---

ISBN 7-5313-2026-6/I·1764

本册定价: 6.00 元 总定价 (全 100 册): 600.00 元



**冯保善** 1963年8月出生  
于河南省获嘉县。1985年在  
河南大学本科毕业。1988年  
在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硕士  
学位。现为江苏古籍出版社  
副编审。著作有《今古奇  
观》校注、《幽梦影》译注  
赏析、《严复传》、《章回  
小说史》(合作)等。发表  
《炫学小说的产生与古代小  
说观念》、《从晚明社会思  
潮看〈灌园叟晚逢仙女〉的  
真义》、《论凌濛初的思想  
及其形成的土壤》等小说戏  
曲研究论文近四十篇。《中  
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英  
文版)、《中华人物辞海·  
当代大文化卷》、《中国古  
代文学研究家辞典》收入本  
人小传。

## 目 录

小 引/1

一、走近凌濛初/3

二、写实主义的小说理论/30

三、重意趣不废格律的戏曲主张/43

四、晚明社会的浮世绘——关于“二拍”/54

五、凌濛初的戏曲创作/90

结 语/104

## 小 引

我们无法忘却凌濛初,因为他的“二拍”给了我们许多的艺术享受,让我们看到了晚期封建社会的缩影,感受了几百年前的社会沧桑、人间百态。

正是为了这种“无法忘却”,我们便想再进一步了解作者的所有,包括他的身世、生平、思想以及别的创作成果。这注定我们要做共同的探寻,携手走进凌濛初的世界,去一睹他的风采,把握他的脉搏,感觉他的伟大,同时认识他的渺小。



凌濛初像

## 一、走近凌濛初

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一名凌波,一字波斤,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人。

浙江乌程凌氏一族,到凌濛初一代已历四世。高祖凌敷,曾祖凌震,祖父凌约言,父亲凌迪知,这是凌濛初以上与他直接关联的四辈。

凌敷字达夫,生卒年不详,因出赘晟舍里闵氏,遂为乌程人。此为乌程凌氏一世祖。凌敷禀性正直,不事干谒,性格开朗,崇尚义气,人称长者。年八十八岁终。(凌迪知编《古今万姓统谱》卷五十六)

凌震(1471—1535),字时东,号练溪,敷之第三子,“少有俊才,博综群籍,晓析百家”(同治十三年《湖州府志》卷七十五)。由岁贡出任黔阳县学训导中丞,后升任宝山书院提督。“公入院,严立科条,陈说伦理之懿,启迪性命之微,一时士习改观”(《古今万姓统谱》卷五十六)。未久告老,“归即扫迹城府,杜门自养,图书数卷,亹亹不倦。兴到则独步林壑,寻芳讨胜,风度悠然”。邵南评议其为人说:“议论平正,志行洁良,困而不失其享。”又其墓

志铭云：“劬志矫矫，跼行肫肫，以位则屈，以道则信，人服其言，今祀乡贤祠。”（《古今万姓统谱》卷五十六）

凌震思想与王艮有相通之处。《湖州府志》记载他曾言“道学不在多言，只人伦日用之间尽吾心焉耳”（同治十三年《湖州府志》卷七十五）。这与王艮说的“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圣人经事，只是家常事”（王艮《语录》，《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就颇为相近。凌震有著作《练溪集》等。

凌约言字季默，号藻泉，震之第三子。“少有异才，既承家学，又从施菁阳先生侃游，涉猎广博，网罗百家言，试必高等。苦抱心疾，不能终试”（《古今万姓统谱》卷五十六）。由选贡中嘉靖十九年庚子（1540）举人，授全椒知县。历任沔阳知州、庐州府同知。庐州任，“尝受檄清理鹾务，宿弊为洗。来三殿花有，以身先州邑吏而设法委曲处之，甫三月报完。诏赏金帛加等。有居闲而橐金于茶及酒者，发之，按如律，豪猾惴惴受事。有势权求郡县赂，不得，辄加辱，公独义形于色。其人愧，反加礼焉。尝曰：‘即以请非义子进，虽斫头陷胸弗为也。’……恩诏进阶朝列大夫，年六十八卒”（《古今万姓统谱》卷五十六）。约言又喜读《老子》，好禅学。丁母忧，擢南京刑部员外郎不就。“林居读书，焚香宴坐竟日。好养生家言，居恒诵《老子》，专气致柔章，以持世要诀无过是已。又好禅，恍然若有悟于出世也。榜其居曰‘净因斋’，更称净因

斋主”(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九十四《墓表》)。长于为诗,诗有唐人风致。著《风笙阁简抄》、《椒沔稿》、《病稿偶录》等,见者无不推服。

凌迪知字稚哲,号绎泉,藻泉长子。嘉靖三十五年丙辰(1556)进士,授工部员外郎。因获罪巨珰,为所中伤,谪官定州同知,后改迁常州府同知。在常州任,“除黠盗,署开州,行条鞭法,无往不宜。行于海内,皆称善”(同治十三年《湖州府志》)。罢归家居,著书立说,编著《古今万姓统谱》百四十六卷附《氏族博考》十四卷,《大学衍义补英华》十八卷,《史记评林》一百三十卷,又编《名世类苑》及《文林绮绣》五种之三(按:《湖州府志》载凌迪知有《文林绮绣》,不确。《文林绮绣》五种,迪知仅编其中之三,包括《左国腴词》八卷、《太史华句》八卷、《文选锦字》二十一卷)。

凌濛初有三位兄长湛初、润初、灏初,其初字元昊,“生而敏,识绝群,工古文辞,小笔于言不竭,与润初相雄长”(同治十三年《湖州府志》)。

书香门第,家学渊源,为凌濛初早年读书应举提供了良好条件,也决定了他早年的抱负理想。官宦世家,忠臣后裔,则影响了凌濛初思想中正统的一面,忠君报国、致君尧舜是其主要内容。

据记载,凌濛初“生而颖异,十二游泮宫,十八补廩贡”。他的理想是由举业入手,学优而仕。但命运多艰,晦字当头,“试于浙,再中副车;改试南雍,又中副车;改试北雍,复中副车”(郑龙采《别驾

初成公墓志铭》)。如此，打破了他对科举制度的虔诚。他曾“作《绝交举子书》，为归隐计，将于杼山、戴山间营一精舍，以老终焉”（《别驾初成公墓志铭》）。这同时，也形成了他在科举问题上具有两重性的看法。他认为仅科举一途取士，每每会遗漏人才又多有其弊。《初刻》卷二十九中说：

话说自汉以前，人才只是举荐征辟，故有贤良方正、茂材异等之名；其高尚不出，更有不求闻达之科。所以野无遗贤，人无隐才，天下尽得其用。自唐宋以来，俱重科名。虽是别途进身，尽能致位权要，却是惟以此为华美。往往有只为不得一第，情愿老死京华的。到我朝，初时三途并用。多有名公大臣，不由科甲出身，一般也替朝廷干功立业，青史标名不朽，那见得只是进士才做得事？直到近来，把这件事越重了。不是科甲的人，不得当权。当权所用的，不是科甲的人不与他好衙门、好地方，多是一帆布置。见了以下出身的，就不是异途，也必拣个惫懒所在打发他。不上几时，就勾销了。总是不把这几项人看得在心上。所以，别项人内便尽有英雄豪杰在里头，也无处展布。晓得没甚长筵广席，要当好官也没干，都把那志气灰了，怎能够有做得出头的？及至是个进士出身，便贪如柳盗跖，酷如周兴、来俊臣，公道说不去，没奈何考

察坏了，或是参论坏了，毕竟替他留些根。又道是“百足之虫，至死僵”。跌仆不多时，转眼就高官大禄，仍旧贵显；岂似科贡的人，一勾了账？

这里，凌濛初列举了科举取上中诸种弊端，不满之意溢于辞表。但他并无废除科举的思想，他所反对的是取士仅此一途所致的弊病，对黄榜题名，攀龙附凤，则仍然极其钦羡。《初刻》卷四十中，他一方面以为“人生只有科第一事，最是黑暗，没有甚定准的”；同时却又主张“‘尽其在我，听其在天’，只这些福分，又赶着兴头走的。那奋发不过的人，终究容易得些，也是常理。故此说皇天不负苦心人，毕竟水到渠成，应得的多”。这显然又是在向世人灌输皓首穷经、献身科第的思想了。同卷书中主要人物李君的几句话还可以为此作注。李君多次应举，“只是不第。年纪看看长了，亲戚朋友仆从等多劝他：‘且图一官，以为终身之计。如何被科名骗老了？’”李君道：“只争得此一步，差好些光景，怎肯甘心就住。”又应一第，仍然不中，他“含着一眶眼泪道：‘一歇了手，终身是个不第举子。就侥幸官职高贵，也说不响了。’”这里体现出的也是多次不第后的凌濛初的想法。

举业上处于穷途末路，凌濛初自然极端苦闷。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凌濛初曾寓居南京珍珠桥。天启三年癸亥(1623)，四十四岁的凌濛初

卽空觀評閱出像小說

# 拍案驚奇

知空觀主人胸中磊砢故須斗酒之流腹底芳腴時露一闌干  
味見舉世盛行小說遂寸管獨發新裁擬拾奇哀演駭快暢  
欲作規箴之善物矢不爲風雅之罪人本坊購求不啻拱璧  
有寶豐回春試味

金蘭安少雲梓行

《拍案驚奇》書影

也许出于无奈，始人都就选，但结果大概并不可人意。天启七年，他复居金陵，从事小说编创。在金陵，他曾出入青楼歌馆，从中寻求刺激，求取超脱。其散曲《惜别·序》中载：“余身作秣陵之旅客，心系吴门之故人。正苦孤踪，忽来仙旆，两情俱畅，一意为欢。猛传突起之猿巢，竟致顿归之狼狈。徒使青衫湿泪，反看绿鬓蒙尘。不禁寂寥，漫形歌咏。”（《吴骚合编》卷二）当然，凌濛初与一般的狎客又不尽相同。他同情歌儿妓女的不幸遭遇，对其不甘沉沦者也给予了热情的褒扬。其套曲《夜窗话旧》中对河阳氏即予褒扬，认为她“标侠骨于芳丛，蕴文心于绮阁”，“胥至缠头之锦，夷然如不屑意”（《吴骚合编》卷四）。

长期的放浪生涯自然非凌濛初本愿，他的理想是入仕为官，尽忠王朝。终于，在崇祯七年甲戌（1634），五十五岁的凌濛初得授上海县丞，晚年步入了仕途。在上海，他曾署令事八月，又署海防。居上海历八载。崇祯十五年，又擢徐州判，分署房村，治理河水。任上，他曾助何腾蛟镇压陈小乙起义。十七年，为抵抗李自成起义军攻打徐州，呕血而死。卒年六十五岁。

有关凌濛初的为人及著述，郑龙采《别驾初成公墓志铭》有段载评，兹录于下：

公为人豪爽俊逸，倜傥风流，学富五车，才雄八斗；乃至竺乾之学，无不精通；声技之

微，无不究悉。稗官之说，可以为经史笑谈之柄，可以为箴规。一时名公硕士，千里投契，文章满天下，交与遍寰区；莅事而忠信明决，临义而慷慨殉身；洵三吴之杰彦，百世之英烈哉！所著书有《国门》一二集、《诗逆》、《诗经人物考》、《古诗翼》、《传诗嫡家（冢）言》、《左传合靖》、《赋选》、《后汉纂评》、《国策纂评》、《十六国春秋删正》、《宋史补逸》、《苏黄尺牋》、《禅喜集评》等行于世。至若《羸滕三札》、《燕筑讴》、《己编蠹诞》、《荡桡后录》等稿，《南音三籁》、《红拂记》诸北曲，《拍案惊奇》一二集，皆其余绪耳。

所载大致属实，只是凌氏著述多已散失或残缺不全，故也难以复睹其全貌。

凌濛初生活在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也是一个旧的将死、新的方生的时代。新生的资本主义幼芽已经在气息奄奄的衰朽的封建母体中萌发，长期保持貌似平衡而实乃保守封闭僵化的封建自然经济遭到了新生商品经济的冲击。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中有如此描述：弘治朝，“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妇人纺绩，男子桑蓬，藏获服劳，比邻敦睦”。这是一个典型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当然，中间也掺杂了顾氏的某些理想色彩。到了正德末嘉靖初，社会经济结构既发生了变化，

则“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接，起落不常”。安于农桑、勤于耕织的旧况有了改变，观念出现了倾斜。由于商业的发展，社会财产分配结构也产生了变化，“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嘉靖末隆庆间，变化尤大。从商多有暴发，理田务农者境况愈窘。又此后几十年中，财富愈加集中，金钱的魔力日增，所谓“金令司天，钱神卓地”，为了金钱，乃致于“骨肉相残”（《歙县风土论》）。

这里可看出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也昭示了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后在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生活、社会观念诸多方面所引起的连带反应。

封建制度已趋黄昏，眼看就要日落西山。这是一个骚动不安的时代。传统儒家思想的权威正在失落，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学说、新的观念蜂拥出世。这也是一个诞生怪杰的年代，“思想家们在这个时代富有‘别开生面’的批判思想”（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

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1483—1541）是一位知名度极高的狂人。其为人行事、举止言论无不乖僻绝伦，不合常规。他曾在自己门上大书：“此道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三《年谱》）嘉靖二年（1523），他乘蒲轮车，穿古衣冠，携仆二人周游天下。入北京，“都人以怪魁目之”（《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四），曾

轰动一时。王艮否定了儒家“道”的神圣威严,以为此“道”即“百姓日用之学”,这在理学独尊天下的时代,不啻空谷惊雷,震世骇俗。

较王艮晚出数十年的李贽,更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新潮。李贽曾自道其“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王阳明先生道学钞》)。清人沈瓚也说他“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务反宋儒道学之说”(《近事丛残》)。李贽的学说,主要体现在反对道学虚伪,力倡“童心”真性。他以为:“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焚书·童心说》)他又反对理学禁欲,肯定正当情欲。如他说:“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焚书·读律肤说》)在他看来,好货好色,自然而然,也合情合理(《焚书·答邓明府》);而男女之见也并无差别,女子未必不如男人(《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短见书》)。这些,都与传统观念大相乖违、冰炭不容。

在文学界,一股新的浪潮也在泛起。公安三袁的独抒性灵,汤显祖、冯梦龙等对文学当写真情的提倡鼓吹,均为这股新潮中的主脉。

凌濛初与公安三袁中的袁中道有过交往。袁中道《游居柿录》卷三记载,万历己酉(1609)三月,于“珍珠桥晤湖州凌初成,见壁间挂刘松年画,两人对弈,作沉思状,相叹以为人物之王如此,近世自文衡山以后,人物不可观矣”。两人会晤所谈内